

觅得

真情才感人

我要提笔为一位学生写点怀念的文字。

但我又惮于写这样的文字，思绪的几经辗转，我终于还是决定，不要太陷于悲情，因为从生到死是人生的常态，从生到死从精神的跌宕中，欧阳清清虽大，但并未获得大解脱，大超越。

辛丑年秋末，张家界市获得新冠封城后的解封，这不啻为一个提振人心的天大喜讯！而疫情之后的破冰之旅，是来自三湘四水的一批作家，其核心成员是毛泽东文学院第九期的同学们。我和水运宪有幸受邀前往。行前，我为这次活动费了一点心思，私以为，应该给为毛泽东文学院赢得荣耀的第九期作家班准备点礼物。其一，为毛九班聚会张家界书文人相亲 四字。毛泽东文学院第九期作家班，的确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文学集体，十年时间，居然产生一个现象级的现象。这一现象级的光荣来之不易，是毛九班毕业后十年，年年团聚换来的，从而被文学界称为“毛九现象”，他改写了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陋习。其二，为此次年会东道主武陵源学生邓道理，李稔香书拙墨以示支持，东道主为年会忙前忙后，实属不易。其三，为曾多次向我表达，希望能获赠墨迹，然而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的欧阳清清了却心愿，书“清水出芙蓉”赠之。但遗憾的是，清清因病住院，作为东道主，她缺席了。然而，让我十分感动的是，她即使病情十分严重，也不以痛苦示人，只是宽人责己。她在短信中说，“都不知道怎么开口给您和同学们说，好惭愧我这次生病了，比较严重，在住院治疗，遗憾我们自己这次张家界举办的年会我都参加不了，真是不好意思说，又没有办法。我给她写的那幅字，只好托邓道理转达，她收到书法作品后，发来信息，字收到了，很喜欢，我会珍藏，谢谢梁院长。我在住院，不用来看我，都瘦了20斤，憔悴得不敢见人，说话也说不起，走路也走不起，亲戚朋友都没有让来看。谢谢梁院长的关心。祝福您中秋节快乐健康平安！尽管如此的不幸，但在这不幸中，也给我一点小小的慰藉，她生命的最后，终于还是看到了我给她的墨迹。她发给我的短信是2021年9月20日，第二天我短信鼓励她勇敢面对病魔，她给我的回信时，还给人以极大的希望。她说，“嗯哪，我一定要坚强与病魔做斗争，创造生命的奇迹！谢谢梁院长的关心祝福给我力量。在生命的最后，她仍以坚强乐观示人！她的病情其实极为凶险，严重，但我并不知道。现代医学没能挽救她生命，奇迹终于没有出现，一个年轻的生命消香玉陨，在昏黄的秋日戛然而止。

这个下午，她清纯美丽无邪的形象在我脑海里一遍遍闪过。这个农家的女儿，连同她的清纯美丽，都一并回归到地母的怀抱中，我想起不知是谁说的一句话，美丽总在瞬间消逝。你是最普通的人，又是一位最不普通的人，因为你对文学的虔诚，你可以用热情、清纯、光明的文字之光照亮他人，特别幸福的是，在中外名著中，你可以与许许多多的文学先贤结伴而行。由此，我想起数年前为你写的一段文字，可惜未完，也未见诸报刊，今天，我愿意不改一字记录如下，表达对你的怀念。

欧阳清清是第九期作家班的学员。这位湘西美丽山水养育的女儿，纯真，善良，沉静。在今天物欲横流，文学多少有些冷寞的时候，还有如此对文学眷顾不二的青年，令我十分的感动。

应该说她是最勤奋的学员之一。

应该说她是最令同学们喜欢的学员之一。

当《文学风》杂志将其作为文学新锐推出之时，让我为这位怀惓文学梦想的青年写几句话时，我一时没有应允，不是矜持，倒是觉得有为的文学青年应该沉下心来，不要过早地在赞赞声中飘浮起来。但当她读完她的一组散文之后，我以為我應該為這樣的一位文學青年喝彩幾聲。

她的散文让我动情。

《父亲的黑岭湾》写父爱，让人立马联想起朱自清的《背影》。《背影》写刹那间对父爱的感受，长久震撼人心，而《黑峪湾》写琐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父爱，亲切地、淡淡地，慢慢地化入我们的心间而涌起情感的滔天大波。生活场景是那样的真实，父爱无涯的情感又是那般的真挚。

而《轻轻一瞬间》写母爱的甜蜜与无私，写得是那般的纯真和亲切，作者写幼时在母亲怀抱还乡的那种感觉，在不经意的叙述中存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写方为人母后，回想母亲的点点滴滴，宛若一股股暖流，涌入人的心田。

亲情应该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一种纯真的感情。这种情感成就了世界上无数的优秀作家和经典作品。尤其是今天似乎缺少真情亲情的物欲环境中，这种情感更是弥足珍贵。我读欧阳清清的散文，总被她作品中的这种感情所打动，我以為，仅仅凭了作品的真情感受，这些作品便显出份量，彰显价值。尤其是她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的细节，淡定从容的叙述，婉转而爽朗的诉说，一派纯真，一派田园的风光，更让人有了置身于诗画的感觉。

写作也并不一定要刻意追求一种风格，率性而为往往就是自己的风格。我以為，欧阳清清更需要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坚守，在坚守的过程拓宽自己的眼界。

觅得真情才感人。我以為一切文学作品，即便是以虚构为主的小说创作，真情的存在也是其制胜的不二法门。

这是一篇未完的文章，但我以為，清清散文的最根本的特色尽在其中。近几年来，我在张家界诗群的群聊中，总见到一个美丽、清纯、活泼、热情的身影，那是欧阳清清，除了对文学的一如既往热爱外，她还添加了奉献，那些有声有色的活动，都掺合了她的心血和奉献，她活跃于充满诗意的张家界的山水间，把爱留给了这片多情山水和绝美的风光！

我与张家界

姚红岩

一条河流
生命的流向
一座高山
行者的内心独白
我摄取高山流水的魂魄
从唐宋词诗附之乐感
大自然赋予长短句组合的旋律
可吟可咏

一次次超越自己
一次次粉碎自己
一次次重塑自己
我用心灵蘸墨寻找家乡的颜色
找感觉 悟人生 苦修文
一首首小诗记录了人生走向
赤诚真善构成原始的张力
人生随山转水转
转出悦人心肺的美文
山情水欲 山思水想
天地间站着是山 躺下是水
我的诗词声韵永远凸现的是
家乡张家界

选择有你

邹和阳

选择有你
选择由你

好多机会可以选择
好多时候需要选择

选择除了智慧还有勇气
选择除了机遇还有心态

选择需要等待
选择需要积累

积累是一种勤奋和努力
等待是一种痛苦与磨难

在等待中成长和成熟
在成长中淡泊与豁达

选择有时候是为了自己
选择有时候是为了他人

为自己的选择常常成就了他人
为他人的选择偶而幸运了自己

有的为初心而去执着选择
有的选择后却忘记了初心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徜徉
徜徉在形形色色的人海

人海在心里剧烈涌动
涌动的有酸楚和感动

酸楚和感动坚定我们的初心
踟蹰与成长执着我们的选择

选择结果是得和失的矛盾
得与失却常常与选择无关

从来没有得到过的
根本上谈不上失去

从来未曾拥有的
也未必不能相逢

无论你在哪里
你都走不出我的心

无论你的心在哪里
你无法走出我的梦



—

大忠是我远房侄子，可在我印象中，我这一生似乎没和他打过几次照面。原因之一是我参加工作后很少回老家；其二是因为大忠一直在外打工，我们很少有谋面机会。

二

大忠的爹是与我共曾祖的兄长，名叫正益，我叫他益娃哥，是位复原军人。益娃哥么时当兵去我不记得，我只记得他复员回家时年龄似乎已经很大了。家乡原本男多女少，加上贫穷，成年女子大多谋求嫁往山外，故而乡中好多男子找不到媳妇。益娃哥已属大龄，复员后一直打着单身。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午后，一个中年女子领着一男一女两个娃儿走进益娃哥家。女子指着益娃哥吩咐两个娃儿叫爹。娃儿听话，乖乖叫了声爹。女子叫春，此后我便叫她春嫂。春嫂原本是邻近桑植县汪家塔人。春嫂原夫家姓汪，是个排客。一次放排，遭遇洪水，原夫死于非命，留下春嫂和这一双儿女。经人说合，春嫂带着这一双儿女改嫁益娃哥。这两个娃儿，女娃叫英，七岁；男娃叫忠，五岁。俩娃儿随母下堂，即随益娃哥改冒姓，英还叫英，忠则依覃氏派行在名字前加了个“大”。两年后，益娃哥和春嫂生了个男娃，取名大林。

三

益娃哥拼着半生辛劳拉扯三个娃儿。及至英嫁了人，大忠娶了娥娃，益娃哥也差不多老了。

益娃哥那三间木屋在我家屋后南头，与我家相距不过百十米。我每次回家必经益娃哥门前过。我每次回家，只要益娃哥家门开着，我必进屋和益娃哥说几句白话。一次回家，我总觉得益娃哥家少了些人气，细想一阵才发现不见了大忠和娥娃。我问：大忠呢？打工去了。益娃哥无奈地撇撇嘴说，家里欠得有债，不打工不行哩！益娃哥早年长得很帅，近一米八的个头。那时他当基干民兵营长，我常见他穿一身黄色军装，腰板挺得倍儿直，走起路来猛！猛！猛！而此时的益娃哥已是满脸皱纹，佝偻着腰身，全然没有了早年的英武。又一次回家，我居然没见到春嫂。我问：春嫂呢？益娃哥告我：春嫂走了。走了？！我听后心里好一阵沉重。

晚饭时母亲吩咐我：把你益娃哥叫来吃吧，你春嫂死后，他日子够难受的。吃饭时，益娃哥对我说：华（我的乳名），你本事大，把大林带去吧。大忠打工去时大林想跟着一起去，可那时我没让大林去。那时你春嫂身体不好，我的身体也不好。家中两个病老人总得要人照顾。现在你春嫂走了，我一个人也就无所谓了。家里就几亩旱田，一年到头就是干死也种不出金子来。大林这娃儿灵性，让他跟你奔个前程吧。

这次从老家回城，我便带上了大林。

四

那时候我在一家国企当厂长，按说可以给大林招个工。可那时招工须城市户口，而大林不是。大林会炒菜，我便将他安排在工厂厨房做事。

一次，我在城里偶遇大忠，知大忠在一家私人办的修理厂修摩托车，娥娃在一家宾馆当服务员。之后，我好久没见到大忠，问大林，才知大忠去了宁波。

在宁波，大忠在一家工厂当翻砂工。娥娃在同一家工厂当保管，夫妻俩一月能挣几千块钱。

在宁波，大忠生下了大女儿，取名宁波。两年后又生下了小女儿，取名宁涛。

大忠在宁波期间，益娃哥去世了。因路途遥远，大忠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益娃哥丧事由大林操办。大忠从宁波赶回时，益娃哥已上山三天。

那次我没见到大忠。

两年后，我调离了那家工厂。跟着，国企改制，所有工人实行买断工龄。大林属临时工，自然无工龄可买，只得自谋出路。我想着益娃哥生前嘱托，便出资让大林在县城北街开一家早餐店，结果一年下来，血本无归。不久，我推荐大林到一家宾馆当厨师。在这里，大林认识了同在宾馆打工的大妹儿，很快两人结婚生子。

大忠在宁波一干便是七年。此时，大女儿宁波到了该上学年纪，可工厂附近没有学校。大忠心想，自己没上过学，总不能让孩子也不读书吧。于是大忠前思后想决定换个厂家。后经乡人介绍，大忠转到厦门一家炼铁厂打工。大忠

打工 打工

覃儿健（土家族）

在铁厂炼铁，每天工作十小时，工作虽苦，可收入可观。这时娥娃已不再上班，专门伺候孩子。不久他们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取名厦门，是个男孩。

大林在宾馆打了三年工后，又应聘到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当老师，讲授厨艺。说是老师，其实没有编制，合同也是一年一签，说白了还是打工。在这里，大林见识多了，结交的朋友多了，思想似乎也更活跃了。一天大林告我，他要到新加坡。我问：干嘛呢？大林说他现在成了家，有了孩子。他不想让孩子再回老家去当农民。他想多挣点钱，在城里买套房，让孩子体体面面做一个城里人。他说现在的工作挣钱不多。他听说新加坡招厨师，他想通过劳务派遣到新加坡打工去。我自然举双手赞成。

于是，大林便去了新加坡。

大林一去，音讯少有。

大林一去，我也再没听到关于大忠的消息。

五

我每次回家依然打益娃哥门前过。

我每次路过益娃哥门前必定停下一步来，朝益娃哥那孤零零三间木屋凝望一阵。春嫂早没了，益娃哥走了，大忠打工去了，大林打工去了，屋内空空如也，门口一把铁锁。房子是需要住人的。房子一旦没了人住，没了烟火气，便很快老去。我眼瞅着益娃哥那房子日渐破败。开始是杂草丛生，接着便见屋瓦露出了天窗，便见屋上的椽子、檩条开始垮塌，便见门也倒了，壁也塌了，终于有一天，整栋房子轰隆 垮了。

乡邻们说：这是益娃一生心血哩！

我也说：大忠、大林 回来吧，外面的世界再好，可这儿毕竟是你们的家。

六

大忠回来了。大忠带着娥娃、宁涛和厦门回来了。

宁波没回。大忠说宁波初中毕业后死活不肯读书了，此时正在福建打工哩。

让人大感意外的是，娥娃去时好好一个人，回来时竟少了一只腿！据大忠说：娥娃在给工厂送货的路上出了车祸，让汽车轮子碾断了一条腿。好在工厂还算仁道，给娥娃接了假腿，还补了20万块钱。大忠说：要不是娥娃腿子断了，我还不得回哩！

大忠回来后当即着手修房。大忠叫来挖土机，将屋场上的烂木头、烂瓦片一扫清除干净。而后大忠买砖、买瓦、买钢筋、买水泥等一应建筑材料及瓷砖、涂料、金属构件等，请来瓦工师傅日夜施工，只三月工夫，一幢两层小楼便立起来了。

新房落成，远近亲友登门祝贺。有人问：花多少钱啊？表情里带着点惊讶。

大忠回：几十万哩。语气中有几分惬意。

七

入住新房当天，大女儿宁波回来了。

宁波拉着一只拉杆儿箱，一颠一颠走进屋。

宁波先叫一声妈，再叫一声爹，便 哇 地一声哭开了。

大忠慌忙接过拉杆儿箱。

大忠瞅着宁波，不免大吃一惊：咋地嘛？咋还大着个肚子了呢？宁波哭了一阵抽泣着道出原委。原来宁波在福建打工认识了一个贵州男子，两人很快到了一起，并有了孩子。没想到几个月后，男子忽然不知去向，宁波辗转寻觅终不得音讯。眼见肚子里孩子快要下地，宁波这才腆着肚子往家赶。

大忠听后说什么呢，大忠什么也没说。两天后，宁波产下一男婴，大忠给他取名叫福建。满月后，宁波要求再去福建打工。大忠苦苦劝阻，宁波只是不肯，大忠只得由宁波去了。宁波走了，如风一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宁波走了，将个刚刚满月的娃儿扔给了大忠。半年后，宁波打电话给大忠。宁波说，她又认识了一个湘西龙山男子，她准备与他结婚。大忠吸取上次教训，叮嘱宁波：务必要去龙山看个根底。宁波依了。宁波再嫁龙山。

八

大忠回乡时，正赶上精准扶贫。凭着娥娃的一条腿，凭着宁涛、厦门和福建的三张嘴，大忠一家被评为精准扶贫户，每年享受5000元（每人1000元）扶贫补助。其时，乡下青壮男女多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时髦称呼为“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大忠五十二岁年纪，正是壮年回乡，村里便让他当上了村民小组长。

此时，大忠种几亩莓茶，分管组上的大事小情；娥娃每年养四头猪，三头出售，一头自食；宁涛帮忙做些家务；厦门和福建年纪尚小，一天到晚看看电视，玩玩手机，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算惬意。

此时，我父母已先后离世，家中老屋因无人照看而日益破败。我不忍老屋塌掉，也不想拆掉重修。我找到大忠。我叫大忠帮忙张罗，将我家老屋整修一下，大忠爽快答应。大忠叫来人工，又到利福塔买材料，忙前忙后，费时月余终将房子整旧如旧。

结账时，大忠对我说：人工及材料花费多少你付多少，至于我的工资我分文不要。尽管最终我还是费劲将工资强塞给了他。然大忠能说出那般话来实让我感动万分。

九

大林回来了。

大林在新加坡打工十年，终于回到他城里的家。

大林回来的第二天见了我。

大林见我时没有喜悦，而是一脸沮丧。

我不解，问大林。大林又是咂嘴又是摇头。大林说：我硬是想不通哩！你想想，为了买房安家，我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在新加坡辛苦打工，所得工钱全都交给了大妹儿。谁知这次回家，大妹儿竟不让我上床睡觉，说是分别太久，生分了，感情上接受不了，说是要找我离婚！

我问他：她是否有人了？

大林说：谁说得清呢！

我听后心里好一阵难受。许久，我对大林说，你好好和大妹儿沟通一下，看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十

大年三十，我回乡给父母送亮，不料于屋后半坡碰上大忠。大忠领着宁涛和厦门也给他父母送亮。

大忠见了我对我说，他想去想来决定还是打工去。

我说：为啥呢，在家不好吗？

大忠轻叹一声说：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可我也不想离开自家这个狗窝。可是不打工不行啊！大忠指着正在玩手机的两个娃儿：我得为他们着想啊！宁涛是个女娃，长大了嫁个人也就算了；可厦门呢，厦门是个男娃，我也想城里给他买套房，让他到城里安个家。家里还有个福建呢，宁波走了，明摆着这娃就是我的负担，我也得从长计议，怎么着也得给他准备一套房子！大忠说着，脸上露出几分无奈：在老家嘛，这几年，国家给些补助，加上种莓茶、养猪、养鸡，一年有些收入。可老等着国家给补助到底不是个事啊！几亩薄田，收入毕竟只有那么多，想买房，咳，哪的个哪呀！所以我想去想来，还是打工去！

我问：你一个人去吗？

大忠说：一家人都走。

娥娃也去？

都去。

她都那样了，行吗？

大忠说：没办法，我走了，她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带在身边，省得两头牵挂。

我问：几时动身？

大忠说：过完正月十五就走。

打算去哪儿？

联系好了，还去厦门。

新年初一，大林给我打电话拜年。

几句祝词后，大林告我：华叔，我决定再去新加坡。

我问：大妹儿那儿怎么处理？

大林说：由她去吧，她要变心，我也没法。我想再去新加坡打工几年，赚些钱回来，到时候在老家修个屋，再留点钱在手上，到时候我们一起回乡下养老啊。

我说：要得。想想又问：孩子呢？

大林说：孩子打算去长沙，他有个同学到长沙开店做盖码饭，他准备到他同学那里打工去。

十五刚过，我在朋友圈看到大忠发出的微视频，接着又看到大林发出的微视频。大忠一家坐在南下的列车上；大林则在机场候机厅正在候机。

我在他们的视频下点了个赞。

我祝他们一路顺风，且满载而归。